

《揚子—長江》

Nadav Kander

我一次又一次站著看河水流過，猜想眼前的河水便是上一次已經流入大海的水。它蒸發，變成雲，再變成雨落下。所有都在這循環之內，沒有任何留失。

揚子江——是中國的動脈，也是這輯作品的動脈——流經六千五百公里（四千一百英里），由青海省內中國最西邊的一點，流經人口密度最稀疏以及最密集的地區，終於位處東邊的上海。我利用這條河作為永恆變幻的隱喻，拍下由上游至下游沿岸的人文風景。過程中我依直覺行事，避免受我對中國已知的印象影響。我想對當下的發現和感覺作出回應。雖然是無意識行事，但我逆流而上的旅程看來並非偶然。

住在揚子江沿岸的人口比起整個美國的人口還要多，人數相等於地球人口的十八分之一。揚子江亦是污染太平洋的最大單一源頭。這條非凡而廣大的河在中國人的意識植根，它的意義遠多於一條河流，盛載著中國人的歷史與傳統，運行在人民的血液之內。因此，這條河吸引了我的想象，引領我踏上旅途。

作為一名生於以色列，居於英國的南非人，無根的感覺觸發我對中國社會劇變的強烈反應。西方社會，尤其是其最差的一面，往往反映於中國的發展中，我從中看見所有人類的照面。每一個犯過的錯誤都在此被重複。我發現，這組作品其實是關於世上的每一個人，我們是如此的互相關連，而不僅是關於中國而已。

在我多次走訪揚子江沿岸的不同地方後，形式與不安感開始滲進我的照片之內。我正在回應這個既處於新時代之始，卻又充滿矛盾的國家。我感覺自己完全是一名局外人，因此我選擇退後地用相片去解釋這一切，嘗試呈現人在其生活環境中的渺小。平民百姓在中國的進程之中沒有話語權，這種個人的卑微亦暗示在作品之中。我在約翰·馬丁（John Martin）及卡斯帕·大衛·費里德里希（Casper David Friedrich）的繪畫中找到了共鳴，畫中的人類在大自然和神的威力之下顯得渺小；泰納（J. M. W. Turner）的畫作也相類似，微小的人影在自然的怒吼之下消失，訴說著所有努力的意圖最終都是徒然，希望只是謬論。我感覺人的渺小只可被巨大的思潮吞噬，人相對於國家是如何無關重要。

雖然拍攝紀實照片並不是我的原意，但這計劃的社會學脈絡還是無可避免地呈現。在六百公里（三百八十英里）的長河沿岸被遷徙的一百七十萬人民，和這個以空前高速往未來發展的國家對人類所造成的影響，必然地成為了相片表現的主題。中國現在看來是在破壞她自身的歷史而與她的根源切割開來。清拆與興建在每一處發生，規模之大令我分不清到底眼前是在破壞，還是在興建。

這些光景令我聯想到二十世紀的移民，他們乘船至遙遠的美國土地，也是為了拋掉過去包袱重新生活。矛盾的是，中國人植根於自己的母土而擁有根深蒂固的傳統和文化身份。何以與黃土故鄉根連的他們可以冷酷無情地拆毀並重建自己的地方？

中國的發展已是急不及待而無可挽回，有如這些相片已不能再重拍一樣。